

非虚构作品展

我过25岁生日的那天,正在村里扶贫。年关将至,云暮低垂。一眼望去,阴郁、安静的世界衬浓了年的氛围,亚热带冬季的风吹得人缩头缩脑。村口,相才家的小孙子拿了一盒“摔炮”砸村委会的牌子,噼啪作响,火药味夹着硫磺味,还有附近人家烧饭的香味,让我想起许多年前除夕那天放的挂炮,一家人齐齐整整准备的年夜饭。

25岁那一年我做的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夏至以前,在院里做行政人员,负责依法治县、党建工作和部分脱贫攻坚工作。夏至后,我和西南雨季的风一同到村上,全部工作概括为:入户、走访、在村里打转,与每一个遇见的人谈话,向他们学四川话。还有,劝住房没改建的农户改建住房,关心粮食和蔬菜。我在村委会里有间屋子,后窗面朝田地,稻苗青青。

每天走访完后,坐在村口相才家的灶前烤鞋子。雨季里,空气像是可以抖出水来,我的脚汗又大,如果不烤烤,空置放几天也干不了。雨倏忽来去,天一暗,雨打青瓦的鸣奏就响起来。鸡从门外的雨帘中钻进屋里,抖抖雨,直愣愣地钉在灶边。主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同我谈话,某一刻,谈话突然就停了下来,而且许久都没想起来再提起。这一刻,世界与我同在,不分美丑、贫富、老幼,所有的人都在等着雨停,在等待的间隙里,安逸地听一阵这自然的声音。

那一刻,脱贫攻坚的所有目标全部具象化,就是为了让这种安逸普适所有人,所以我才在25岁来到村里,做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脱贫攻坚路上,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要让政策像这场绵绵的雨,落到每一名困难群众的头上。

雨后的天高远空阔,天蓝得要滴下来,细碎的阳光在阳光下变换颜色,村子就在这云的下边,每一缕云丝的下面都能找到与我相关的贫困户。在龚家湾,我和第一书记曾数十次去杨义贵家里动员他改建住房,他的现实颜色是:自己年纪大,又没有钱,没有能力修建。后来我们找职工捐款,以“村代建”的方式给他建好了房子。

在松大爷家,我同他一起吃饭时下厨炒菜,结果盐放多了,齁得很,没想到这一盘苦或苦咸的菜后来成了他屡次

我的美丽乡村

说起我的家乡四川省西充县仁和镇,虽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慢慢梳理一番,觉得最想写的还是我们仁和镇曾经的辉煌,那就是仁和火炮厂。

20世纪80年代是仁和火炮厂鼎盛的时候。那时,家家户户都到火炮厂去背报纸回来加工,先把报纸整理整齐,然后裁成规定的大小,中间放块草纸防潮,再把一根铁棍放在草纸中间,用手裹成圆筒,最后在边沿放上一条红纸裹好,接着,放到特制的擀压上碾压紧实,等干了后,用刀切成小段,也就是一个鞭炮的大小。然后,将它们装进六方形的饼盒,用竹篾把空饼绑好,剩下的事情就是开始鉴别了,也就是把一端封住,就齐活了。

我现在还记得,去火炮厂背回来100斤的报纸,做完再送到火炮厂,检验合格的话可以挣50元左右。家里人多的,手脚麻利的,一年可以做两三千斤报纸,也就是净挣1000多元。加上种辣椒、黄麻、油菜等经济作物,再养上两三头猪,一年一个家庭的总收入还是有几千元的,但大头还是做火炮的收入。在那个万元户就不得了年代,我们仁和确实比周边的乡镇富裕多了。

有了钱,乡上建了农民文化宫,可以在里面看书、阅报、喝茶、下棋。最记得的是开始有台球了,麻将也兴起来了,抽过滤嘴的香烟成了有身份的象征。电影院也建了起来,录像厅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那时很多人觉得,仁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时髦。

夜晚我是不愿外出应酬或闲逛的,尤其是在雨夜。既然足不出户,躲进小楼总得做点什么吧?是的,在阅读的闲暇,我喜欢将双耳贴近铝合金的窗框,听那春雨淅沥,夏雨急促,秋雨缠绵,冬雨瑟缩。今夜的雨下得仿佛一段美妙的旋律,时而点点滴滴,时而噼里啪啦,时而奔放激越,时而下咽成渠,我想这时候最恰当不过的就是放一段坝的声音了。古老而又苍凉,粗犷不乏细腻,神秘犹且哀婉,就像现代的诗流浪人站在巷口浅吟曼咏,也像古典的粉红女郎倚在栏杆低眉信手,如果再配上这雨打芭蕉的滴答,这难道不是唐宋词精心构筑的至美意境吗?

最早听说坝这种乐器,还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非常迷恋民间乐器,譬如二胡、唢呐、腰鼓之类,其中最为钟情的是箫。我喜欢箫那种幽远低沉与绵绵不绝的旋律,总觉得听后能平添几缕愁绪,能释放几许伤痛。后来与音乐老师谈及此事,他却给我讲了坝,讲到了天籟、地籁、人籁交汇于一个陶窟之中的坝。从此,坝成为我心中一个

驻村那几年

陈亮



我的乡村路

提起的人生温暖时刻,每一回见了,我都要聊聊这件事。从此我懂了,扶贫不是一个人的经历,是自己同许多困难户一起成长的故事。

在扶贫的几年里,我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有一个安详的晚年,病痛能得到救治,残疾人可以活得有尊严一些,幼弱者能在学校里欢笑,不必过早地承受生活的压力和重担。要达成这一切的目标,我所能倚仗的唯有中央开出的脱贫攻坚政策,关于卫生、关于医疗卫生、关于饮水、关于用电、关于看电视,这是一个人有尊严活着的倚靠,也是我们站在广阔田野上给贫困群众作保证的倚靠。

在村里,夜里农户的灯熄得格外早,晚上九十点钟就能看见一天的星

星。可是由于湿气重,星星像是隔在薄纱里,不及北方的通透明亮。村委会的坝子里,装着一盏太阳能的小路灯,灯光聚集在一处,各色的小虫子在灯下飞舞,那是一场生命追逐光源的狂潮。不知道为何,这样的景象总让我想起《剪灯余话》里的两句诗来:“秋波浅浅银灯下,春笋纤纤玉镜前。”我是怀人?还是思乡?

6月底西南雨季开始,夜里睡下后,一会儿雨就来,打得瓦上铿铿锵锵地响。除了雨打青瓦的声音,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狗叫。这样的沉寂之下,人却越发清醒了。

这种时刻,我总会想家。想到去世的亲人,夜里做梦,有许多次梦见奶奶,穿着寿衣,水淋淋地站在旧房的一角,

眼神哀痛,她哀痛什么呢?

那时我住在村委会办公室,门上边的小窗户没有安装玻璃,夜里蚊子从空隙间飞进来,绕着脑袋嗡嗡叫。实在闹得受不了,开灯打蚊子,屋子一亮,蚊子也被吓一跳,飞得颤颤巍巍的,好像随时都可能掉到地上。可是打嘛,它还总能躲过去。再睡它又再来,烦不胜烦。小咬更可恶,短裤和凉鞋是不敢穿的,一会儿爬一腿,咬的时候没感觉,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有一腿包了。我的体质好像天生很招蚊虫,工作队一同走访,另外两人老神在在,什么事都没有,我喷了花露水都不行,小咬还是拥着来咬,简直到了露不得肉的地步。那么湿热的天,整个人还要捂着。

对付狗也是个坎儿。我以前让狗咬过,走在路上,稀里糊涂窜出来一条狗,给腿上就是一口,咬破了皮。再看狗的样子,毛又脏又乱,于是心就凉了半截。打疫苗的时候问大夫:“如果咬我的狗真是疯狗,这疫苗能防得住吗?”大夫给我直到了露天医理,然后却来了这么一句:“这就要看你运气了,不过你看着壮,应该没事。”话说得含蓄得很。回去后百度,才知道狂犬病的致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越看描述越怕,又偏偏赶上夜里发烧,觉得自己是活不成了,挣扎着起来写遗书……

这以后遇见狗,不管多大,都怕得要命。入户走访时,大多贫困户家里都养着狗,走到屋子的一定距离,再不敢走,远远地叫:“主人家,赶个狗。”

“过来嘛,我的狗不咬人。”肯定是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狗“汪汪汪”地一通叫,眼睛死盯着你,让你心里头一阵阵发麻。

入户仅仅是入门的级别。入户后要都和农户聊天,最好能帮着做点事,这种道理实在太浅显不过,都懂。聊起来了,啥?宣传政策怎么讲?照本宣科地念好多,农户是听不懂的。刚开始我还不懂这个道理,完成任务似的,一家家走访,宣传医保政策、住房政策,用水用

说不完的仁和镇

马跃辉

又回来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农忙就回家种地,农闲就到火炮厂上班的情景又回来了——当然不再做鞭炮了。

接下来说说桑园子。说到桑园子,不得不先说下龙滩河。龙滩河北支和东支在仁和合流,再缓缓流经仁和镇边,最后流到了嘉陵江。龙滩河的冲积让河两边都是很好的沙地和泥地,开阔平整,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有眼光的前人看中,在1937年就建立了仁和蚕种场。

小时候上学,吃完午饭,我们要到龙滩河去洗蒸饭用的瓷盅盅。穿过一片桑园子的小路,洗完盅,我们就在桑园子的桑树下休息。夏天,那就是天然的庇荫场所。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在密实的桑园子里面跑和藏,看不到彼此的身影。桑园子,留下了我们太多的记忆。

最近这几年,家乡人将桑葚作为旅游资源,专门拿出了甜度高的桑果品种。每年的四五月份,正是桑葚红了的时候,远近的人们慕名前来摘桑果。前几天看到家乡人发来的视频,他们一边打着川牌,一边吃的水果就是桑葚。好酒之人,拿回去做成桑葚酒。

我喜欢七八月份的盛夏时节,那时候的桑树叶最繁茂,最葱茏,绿得发青,冒着油光,一棵桑树就是一个盆景,一排桑树就是一队哨兵,一片桑林就是一道风景。尤其是清风徐来,浓密的桑叶在风中沙沙响着,树下是夏日纳凉的最好去处。最羡慕那些住在桑

园子附近的人们,夏天到桑园子里去乘凉,那种安逸就怎么摆都不过分。

说完桑园子,想起了仁和的三座山,一是万年山,二是百福寺,三是金华山。先说万年山,万年山是我们县的最高峰,海拔617米。虽然不高,但它是分水岭。山那边的水流进雅江,然后到了涪江。山这边的水汇入龙滩河,最后到了嘉陵江。

万年山很有名,可能因为是我们县的最高峰吧,很多人逢年喜欢去万年山登高望远,站在山顶,还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最早体会到课本中“俯瞰”这个词,就是在万年山的山顶找到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居高声自远嘛。

后来山顶的寺庙万年寺建了起来,香火越来越旺,特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前后人最多了,万年山渐渐被人们冠以“小峨眉”的称号……

百福寺建在岁堂山上。因为大家都说百福寺,渐渐大家就把岁堂山给忘了。百福寺最有名的是山上的那些古柏树,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伫立在石头建的山寨门口,好像哨兵一样,守护着这静默的大山和幽静的古寺。百福寺有21棵千年高龄的古柏树,其中有两棵底部连接在一起,被人们称为“夫妻树”。

百福寺后山的青崖洞是一个天然的石洞,上下好多层,最大的几层可以住人。夏天去那里感受山风徐来,松涛

电政策,上午才说完,下午有些贫困户就来村委会了:“听说村上又要弄啥子医保,要交钱吗?”

“交什么钱?”村委会的人也纳闷,然后转头打电话过来,问我:“你所说的啥?怎么有这么多人来问?”我也觉得委屈。现在再看,当时居然觉得委屈,真是脸皮,拉家常说政策,说的叫个什么啊?从此才知道农村工作不好做,话语需要转换,用“活”语言。

许多事,都是想着容易,实际做,要占到人的,就难了。到点,要说到做到点子上,还要有分寸、有度。到人,要因人而异,同样的事换了人就必须换办法,这个懒是偷不得的。

就拿帮农户做事来说,说起来这事挺简单,重活和技术活不算,人家不会让你做的,其实就连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也做不好,就我知道的都有好几例。有驻村工作队队员直戳戳地进入家里:“某某大爷,我来给你铺床。”然后根本就不听别人说什么,自顾自地做。铺的时候让旁边的人帮着拍些照片,自己任务是完成了,这是与农户同劳动啊?事实上,下午再去走访,好些床单都扯了,又收起来了。问他:“给你铺得好好的,你干吗要换下来?”

“最近做活,身上脏,就用这个脏的,等干完了再换。”这样的情况其实普遍得很,我们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套别人的生活。做一天活,农户累得很,身子都快散架了,只想倒在床上就睡。

扶贫几年,渐渐明白,粗暴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价值观推销给别人,其实也是一种傲慢。让他干干净净的不好吗?当然好,可是这样的好,是没有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回想那几年扶贫,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便是改掉了这种傲慢的心态。

每一年,在过生日的时候,母亲都要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嘱咐我要吃好、穿暖。我已经是大人了,能照顾好自己的,哪需要这么啰啰唆唆叮嘱?再说生日过后没几天就是过年了,万家团圆,灯火盈门,我早就归心似箭了。村子里那些散在外面的,那些在外奔波着不得闲的人也都归心似箭。所有的人都在数着日子,掐好时间杀鸡杀鸭,接下来,就是一家欢聚的日子——热气腾腾,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阵阵,习习凉风让你感受到什么叫自然风。山上还有“滚牛坡”,主打一个陡峭。我们当地人有一句玩笑话,叫:上山碰到鼻板子,下山碰到勾骟子。

百福寺的主要特点是植被丰富,松树、柏树、楠竹、青杠树等等多得很,还有茅草漫漫无边。我的青春我的山,那时候的青春记忆就是去捡柴火,捡得最多的是松果、竹叶和干茅草。每年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去百福寺登山。有人喜欢爬了万年山再去百福寺,好像爬不够山似的。爬不够,可以去爬第三座金华山。

金华山自从修了金华寺之后,它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金华寺建在高高的山顶,红色的宝塔建筑,十分醒目,就像灯塔一般。西充县的丘陵田园风光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四川省100个最美景观拍摄地,金华山顶则是最佳的拍摄点。

春天的时候站在山顶,山下是金黄色的油菜花、白的梨花李花和红的梅花桃花,色彩斑斓。初夏时节,山上山下到处是金黄的小麦地,一块块,一片片,目不暇接。盛夏时节,视野是绿油油的富足和丰沛,山下是厚实的水稻,山上是密匝的柏树。绿是有层次的,嫩、黄、青、翠、苍,让你赏心悦目。秋天的时候,山下金黄色的稻谷等待人们去收割,山上调色板一样的树叶等待人们去吟诗作画。冬天的金华山,几乎也是绿色的,因为这里的柏树、南洋杉是四季常青的。但总有那么几场雪要来告诉你什么是冬天。因为山上冷,树上和山顶容易积雪。

金华山四季都是景。只要你来,不会让你失望。

(作者单位: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

最宜听坝的季节是在晚秋,最宜听坝的情境是在雨夜——因为只有晚秋的金色和雨夜的冷凝,才配得起坝的籁音。虽然现在不是秋天,但恰逢夏雨敲窗,我想这样的机会绝对不可错过,于是赶紧打开音响,匆忙戴上耳机,小心插入光碟,然后忘乎所以地沉浸在那悲恸恹恹的旋律之中。我平时是个比较乐观豁达的人,几乎没有品尝过落寞与惆怅的滋味,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种古拙滞涩的声音,并且心甘情愿地被它折磨着、吞噬着、战栗着,总觉得那是一种痛苦分娩的愉悦,是一种无贪无欲的禅境,是一种旷绝千古的妙韵。那声音应和着窗外的雨声,仿佛是在大地的腹腔里突兀地回荡,又仿佛是历史的回音在时光隧道里逡巡,冥冥之中,不仅激昂着生命的乐章,而且拷问着灵魂的真实。

在这样的雨夜,在我的心里,再没有什么奢华能超过一人独对一坝了,再没有什么快慰是一人独吟一曲……

(作者单位: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法律空间(组诗)

郑悦
驻所检察

在我的世界里
没有围城
词典里也查不到自由的定义
包括高墙里的麻雀

我不让他们上天堂
更不会让他们下地狱
我虔诚地祈福
为每一个生命

我祝他们
像路过的喜鹊
干平常的活,吃创出的饭
叫出自己才听得懂的欢快

控申检察

在平凡的日子里
我总是生活在不平凡的故事里
愤怒、忧伤、悲痛的交集
或者不厌其烦诉说

盛下、厘清、分解、吸收、释放
我的日子
光合着各种养分

其实,我很爱用聆听
平凡的阳光里
风的动静

询问

没有预报
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在一场雾霾里进行一次对话

一个人过去的内心
要由另一个人解读

正午的阳光,穿过额头
我才发现,这是每个自我
面对过去的一次坦白

法庭

正义从来都不轻松
在法庭
它是一种交锋
一场艰难,一次沉重……
抑或只是一种陈述,一种利益
一种漏洞的寻找
一种平衡

我更倾向于
它只是一次让人见证的历史还原

拘留

有一种错误,可以叫做成功之母
有一种错误,一生都要背负

拘留,可能只是一种错误的开始
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的开始
也可能
仅是细微的挫败

无期徒刑

用一种罪过购买一次绝望
绝望里种下的无花果
当时已失去颜色

一个伤口
需要二十年的反复愈合
或将仍是无解的死结

期待可以折抵无期
遥遥无期的悔过和思念
仍要等到八月
让无花果解毒天真的眼神

(作者单位: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



梦境 张成林摄影